

美國大選的剖析

孫德湘

今（一九七六）年的美國大選呈現出一種反常的現象。此不但在美國內部，從政黨爭取提名開始就表現出反常的現象，就是選舉的結果也是反常的結果；而且，外界對此次美國大選進行中的反應，也同樣表現出反常的現象。西歐國家是美國最主要的盟國，像英、法、德、義等國家，一向對美國的選舉都採取中立的態度，不偏袒任何政黨或個人；反之，美國對它們的態度，亦復如此。可是，此次美國大選，英國的「泰晤士報」就發表社論，公開支持共和黨及福特總統；法國、西德及義大利的輿論也有類似的表現，這實在是多年來很少見的情形值得人們玩味。

大選結果

美國大選實際上包括：總統選舉、國會選舉、州長選舉、及州以下的地方選舉。由於總統選舉競爭最為激烈，也最受人重視，致搶盡了大眾傳播媒介的鏡頭，往往遮蓋或忽略了其他選舉的重要性。茲將美國此次大選結果的主要部份分述如下：

（一）總統選舉

美國的總統選舉可以說是採取「間接的」選舉制度，由各州分別以人口為比例所產生的代表作為「選舉人」(Electors)，組成「選舉人團」(Electoral College)，再由這一選舉人團來投票選舉總統；但也可以說是採取「直接的」選舉制度，因為選舉人團的代表或選舉人受到憲法約束，不能任意投票，而必須支持贏得其所代表的州的全民投票的總統候選人，換言之，總統選舉的成敗決定於各州全民投票的勝負，不決定於各州的選舉人。因此，卡特實際上已經勝利當選，但在名義及形式上，則尚未正式當選。

總統選舉是此次大選最重要的部份，是美國民主與共和兩大政黨競爭最激烈的目標，也是美國全國及全世界注意的焦點。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卡特贏得了全美二十三個州加上哥倫比亞特區的選舉人票，當選為美國的第三十九任總統，這是美國自南北戰爭以來第一個入主白宮的南方人；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現任總統福特贏得了二十七個州的選舉人票，僅以極細微的差額遭遇失敗，這是自一九三二年胡佛 (Herbert C. Hoover) 總統尋求連任失敗以來的第一位現任總統競選失敗。茲將兩者得票的情形，比較如下

註① 國際前鋒論壇報，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四日。

姓名	得票總數	得票率	選舉人票
卡特	四〇、二六三、五四九	五一%	二九七
福特	三八、五一二、六六六	四八%	二四一

這次選舉，合格的選民約為一億五千萬人，前往投票的尚不及八千萬人，投票率為五三%，這是自一九四八年以來的最低者。

(一) 國會選舉

美國的國會選舉也是此次大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美國兩大政黨對此一選舉的競爭也非常激烈，僅次於總統選舉。一九六八年以後的美國政局，是共和黨控制政府與民主黨控制國會（參、眾兩院）對峙的局面。這是美國政治體制的特色，執政黨並不一定是在國會的多數黨。國會操縱在反對黨手裏，對政府的施政及法案的通過頗受牽制，所以早在一九七〇年的「期中選舉」（Middle-term Elections）^②，當時的尼克森總統就親自出馬，到各州去為共和黨人爭取國會議席助選，希望能用總統的威望來影響國會的選舉，使共和黨能在參院增加席次，以爭取尼氏當時所標榜的「工作多數」（Working Majority）；至於眾院，則由於席次相差太多，共和黨並不存多大希望，只想象徵性的增加若干席次，壯壯聲勢而已。不過，尼氏與共和黨在一九七〇年所作的努力，結果，顯然不如理想。即使到了一九七二年大選，尼氏本人雖獲空前大勝，也並未為共和黨在國會帶來好運。不久，即爆發水門事件，尼氏蒙羞去職，致使共和黨在一九七四年的國會選舉中遭遇更大的失敗，形成今日的美國由民主黨雄霸國會的形勢。

此次大選結果，共和黨在總統選舉中失敗，在國會的選舉中也稍有損失。很多人不免為共和黨的前途擔憂，也為美國兩黨政治的前途擔憂。茲將大選後的新國會與舊國會的形勢，比較如下：

參議院

政黨	舊席次	留任	應改選	新席次	增減
民主黨	六二	四〇	二二	六二	
共和黨	三八	二七	一一	三八	六

眾議院

政黨	舊席次	新席次	增減
民主黨	二九〇	二九三	三
共和黨	一四五	一四二	三

從上面的比較顯示，美國國會參、眾兩院的控制，非但仍牢牢掌握在民主黨人的手裏，而且具有有增無減之勢。此外，此次國

註② 期中選舉是總統四年任期之中間時期所舉行的選，包括國會議員及州長選舉。

會選舉，無論是民主黨人壓倒共和黨人或共和黨人壓倒民主黨人，勝負兩方票數相差較大，不像總統選舉的差距那樣的接近。

(三)州長選舉

州長選舉 (Gubernatorial Elections) 是美國最重要的地方選舉。由於州長對政黨的基層組織及其在地方勢力的伸張與發展，頗具影響力，所以，州長職位亦頗為美國兩大政黨所重視，其競爭的激烈，較國會選舉有過之而無不及。目前，兩大政黨在各州的勢力是：民主黨掌握了三十六個州長職位，共和黨則掌握了十三個州長職，另有一州由獨立派獲勝。由於州長的任期各州並不完全相同，此次任期屆滿或因故出缺而應予改選者共為十四個州，其中屬民主黨者八州，屬共和黨者六州。

州長選舉主要是以地方問題與人的因素為主，與全國性的問題較少直接關連。這次選舉，共和黨也未能在州長方面挽回劣勢，反而失去一州，足見民主黨在美國的地方勢力似具有牢不可破的基礎。其選舉結果如下：

政黨	選舉前	留任	應改選	選舉結果	增	減
民主黨	三六	二八	八	三七	一	
共和黨	一三	七	六	一二		一
獨立派	一	一	一	一		

選情分析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日美國大選的結果，在美國政黨政治上產生了許多新的發展。

(一)前喬治亞州長卡特成爲內戰以來入主白宮的第一個南方人。

(二)福特總統的失敗，使他成爲自經濟大恐慌以來，尋求連任而失敗的第一位現任總統。

(三)美國選民投票支持卡特，地方性的因素遠較全國性的因素爲強。他們仍使民主黨在國會的兩院具有堅強的控制。

(四)這次選舉使民主黨一黨控制美國政府與國會，至少二年，可能四年；因爲共和黨不可能在一九七八年的期中選舉獲得對國會的控制。

(五)就共和黨而言，這是一九六四年詹森大勝以來，共和黨在華府的力量最爲微弱的時期。

(六)對卡特來說，這次勝利是重振民主黨傳統的大聯合 (The Traditional Democratic Coalition)，把南方、工業的北方、黑人、城市居民、工會會員、少數民族、及低收入者重行聯合起來的結果。

(七)單在極南及邊區各州 (In the Deep South and Border States)，卡特即取得了一百五十八張選舉人票，較當選所需的二百七十票的一半爲多。

(八)此次選舉結果的接近，只要在俄亥俄與夏威夷二州各以八千張選票的改變，就可使福特以「二七〇對二六八」選舉人票之差而當選。

(九)黑人參加投票（較預期為踴躍），其中差不多四分之三或更多均支持卡特。據加州民主黨眾議勃克（Yvonne Burke）指出，在一次如此接近的選舉，黑人的選票是具有決定性的。

(十)勞工領袖對工會的選票亦有同樣的看法。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部（CBS News）調查指出，那些屬於工會的家庭，以「三對二」支持卡特，倘使工會不如此努力，卡特不可能當選。不過，據事後分析，卡特在非工會的藍領工人、青年、低收入及低教育者、北方城市、及南方農村，也表現得相當好。

要之，一九七六年大選的最特殊的發展出在南方與邊區的州裏，這些地區自一九五二年以來，在全國性的選舉時，一直都是共和黨的。這裏共有十六個州及哥倫比亞特區，卡氏囊括了十四個州及特區，僅佛羅里亞及奧克拉荷馬二州除外。

所以，今年卡特競選的「南方戰略」（Southern Strategy），正如民主黨一九六〇年提名甘迺迪時所採取的「北方天主教戰略」（Northern Catholic Strategy）一樣成功。實際上，從地區性的觀點而言，「卡特與孟岱爾搭檔」（Carter-Mondale Ticket）正是「甘迺迪與詹森搭檔」（Kennedy-Johnson Ticket）的性質相似，名次顛倒而已。

一九六〇年，甘迺迪的支持者促使民主黨設法贏回傳統的北方天主教選民；他們是由於戰後民主黨對共黨軟弱為共和黨所利用，因而背離民主黨轉而支持艾森豪及共和黨。結果，甘迺迪贏得了多數北方的工業大州，詹森則取得了足夠的南方選票，因而獲致對尼克森的險勝。今年，卡特在南方已具有堅強的基礎，加上孟岱爾在東北部的的工作做得相當成功，爭取到自由派及許多勞工和少數民族的支持，造成這一次對福特的勝利。

不過，據政治觀察家指出，卡特在甚多南方地區的號召差不多全是基於出身南方的地區性榮譽，並不是基於問題或政策的贊成或反對。事實上，卡氏與有組織的勞工的連結，選擇孟岱爾作為競選伙伴，及在民主黨政綱中對自由派立場的支持等，頗引起許多南方保守人士的不滿，幾乎使他在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南加羅來那、北加羅來那、及德克薩斯等州失去支持。但，在競選的最後時日，卡氏在電視與電台的廣告不停強調：「記住，卡特是南方人」。^③因此，總算把局面挽回過來。

卡特獲勝因素

此次總統選舉，卡特所以能獲勝的最後分析是：他集合了舊日民主黨大聯合時的基本組成分子，爭回許多近年來的游離分子，並分化了許多獨立思想的共和黨人，匯成了式微的「多數」，擊敗了福特總統。

註③ 美國新聞及世界報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茲歸納卡特獲勝的因素如下：

(一)有組織的工會爲民主黨候選人所作的努力，顯然相當成功。據調查，福特在非工會的選民中，以五二%對四八%領先；但民主黨在具有工會背景的選民中，以六一%對三八%領先。

(二)卡特在黑人選民的「五比一」優勢很可能是決定性的。福特可能在全部白人的美國，以五一%對四八%取勝。雖則卡特所細心培養起來在黑人方面的優勢較一般民主黨候選人的平均爲高，但仍趕不上麥高文(George McGovern)四年以前的成績，也趕不上韓福瑞(Hubert Humphrey)一九六八年的成績。

(三)選擇孟岱爾作爲副總統候選人，加上卡特自己在電視辯論的表現，似有助於消除選民對卡式的疑懼。許多選民都說，副總統的選擇是他們投票支持民主黨的原因。

(四)福特未能在日益增多的獨立選民之間積聚足夠的優先，這對任何共和黨人來說都是極關重要的，因爲民主黨人數較共和黨多二倍。福特此次僅獲獨立派選票五一%；而以前的共和黨候選人，自一九五二年以來，平均取得是項選票的六一%。據統計，近年來共和黨約需三分之二的獨立派選票，方能當選。^④

(五)福特的競選是以「他已恢復人們對政府的信任」作爲號召，顯然試圖以此來打擊卡特。許多選民認爲，這是他們心目中的重大問題，福特在他們之間取得五一%對四九%的勝利。但，紐約時報與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部在選舉最後時日所作調查發現，這次選舉，選民對政黨界限的區分非常明顯，這可能消除了福特在「信任」方面的式微領先。

(六)那些在一九七二年投向尼克森的民主黨人均已歸隊回來，他們的十分之六均投票支持卡脫；加以，以麥高文爲首的新左派民主黨人的九十%也作同樣投票。同時，在初選時支持雷根州長的共和黨人，他們的四分之一轉而投票支持卡特。

共和黨的前途

此次大選結果，共和黨既失去了白宮，在國會及州長方面未有所獲，反而連帶也有所損失，這可以說是共和黨在美國政壇最低潮的時日。因此，人們不免爲共和黨的前途擔憂。早在今年八月間，那些報喪的政治作家就紛紛預期，這一老大的政黨(G.O.P.)作爲國家選舉制度有效一方的死亡。其實，情況並不完全如此。據調查顯示，在水門事件及雷根與福特分裂性的競爭之後，仍有二二%具有選舉年齡的美國公民，自認是共和黨^⑤。

無疑的，目前在美國仍有一股強大的保守力量存在，不過，這股無形存在的強大力量却不太容易予以運用或利用。舊時反急進與反文化對抗的「社會保守主義思想」(Social Conservatism)現已逐漸消逝，但「經濟的保守主義思想」(Economic Conser-

註④ 國際前鋒論壇報，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八日。

vatism)，如：限制政府的經費以防止通貨膨脹，停止或改革浪費中產階級人們金錢的社會計劃等主張，仍具有相當的力量。況且，那些素向傾向於共和黨思想的人們，如富有的企業家、高級知識分子及白領工人等，他們的人數也正在增長之中。但，共和黨要想捲土重來，就必須解決若干目前非常迫切的問題。第一，共和黨必須調和其真正保守思想的信徒與溫和派間的分裂；第二，它必須擴大其對非白人、城市居民、及青年的號召，以爭取更多的選票。這些都是說起來容易而做起來不太容易的事情，例如，此次大選之後，共和黨的右派頑固分子（The Right-wing Diehards）非但不肯承認，該黨應該轉而採取中間路線，以爭取更廣大的支持；竟辯稱，福特的失敗證明他們早先的看法是對的，倘使由雷根出面競選，結果可能不至如此。但，最重要的乃是共和黨必須去發掘一位能對各個不同選區，尤其是對日益增加的獨立派選民，具有號召的人選。

自從這次傷心的失敗後，福特很可能退出積極政治，不再尋求公職。到一九八〇年，他將為六十七歲。雷根亦將扮演同樣的角色，因為下屆大選他已六十九歲，再從事競選不無困難；不過他將保有很大的影響力，因為他每週為八十種報紙所撰寫專欄，每天在一百八十七家電台作五分鐘廣播。

格於形勢，共和黨的前途應當寄望於年輕的一代。茲舉其可能人選如下：

(一)杜爾(Robert Dole)：杜爾是此次福特所選中的副總統候選人，如果福特與雷根等老人退休，他在名義上應當是重要人選。

(二)湯普森(James Thompson)：現年四十歲的湯氏是前途最有希望的共和黨人。此次州長選舉，他輕易地擊敗了由戴來市長民主黨總部所支持的對手，獲選伊利諾州州長。由於這一驚人表現，他立刻成爲知名的人物，在預測共和黨一九八〇年總統提名人選中，他將是最受人注意的人物之一。

(三)其他如：現年五十歲的田納西州參議員貝克(Howard Baker Gr.)、現年四十九歲頗得人望的依阿華州州長雷氏(Robert D. Ray)、及密蘇里州司法官現年五十歲的丹福斯(John C. Danforth)等，均係各方矚目的人選。

結語

此次美國總統選舉，卡特的勝利是堅忍不拔的毅力、躍躍欲試的野心、大胆的計劃，再加上機運與好運的混合而造成的。作爲一個競選者，卡特打動選民的是他的神奇多於他的領袖才華，他的隨機應變多於他的理想與遠見。也許，人們並不怎樣真正喜歡他。有人說，此次大選，卡特不算真正的勝利，只是沒有失敗而已。

共和黨主政八年以來，遭遇越戰及整個中南半島的陷落、水門事件、及經濟衰退等，美國人民對政府的反應不佳，連帶對所有與華府的人均不予信任，「反華府的空氣」(Anti-Washington Atmosphere)普遍全國。雖經福特總統平實的努力，稍有挽回，但仍未能改變對共和黨不利的大勢。所以，福特處境的困難可想而知，他的失敗並非偶然。

註⑤ 時代週刊，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五日。